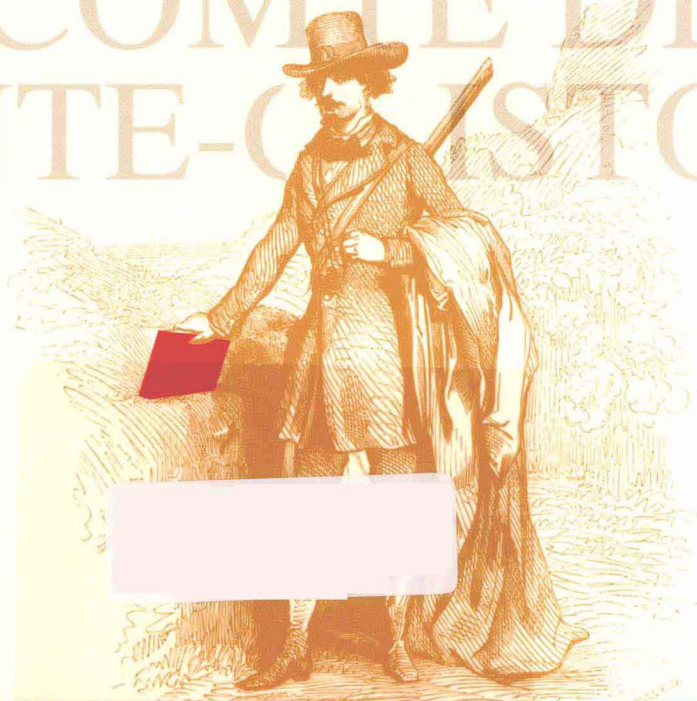


基督山恩仇记

(四)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ALEXANDRE DUMAS WORKS

插图珍藏版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法)大仲马(Dumas,A.)著;李玉民、陈筱卿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1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ISBN 978-7-5407-6632-0

I. ①基… II. ①大… ②李…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799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51.25 字数:89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第四册 目录

1201	第八十五章 旅行
1216	第八十六章 审判
1232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239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252	第八十九章 夜
1263	第九十章 决斗
1280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288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300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310	第九十四章 真情吐露
1327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338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351	第九十七章 上路前往比利时
1360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375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386	第一〇〇章 幽灵

1394	第一〇一章	洛库斯特
1403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411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连
1423	第一〇四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1438	第一〇五章	拉雷兹神甫公墓
1458	第一〇六章	分财
1477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488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501	第一〇九章	重罪法庭
1510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519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532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547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562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577	第一一五章	路奇·王霸的菜单
1586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594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第八十五章 旅行

一见两个年轻人一道来访，基督山不禁欢叫一声。

“哈！哈！”他说道，“好哇，但愿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搞清楚，都解决了吧？”

“对，”博尚接口道，“无稽之谈，不攻自破了，现在，如果再从哪里冒出来，我头一个站出来予以驳斥。因此，我们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阿尔贝会告诉您，”伯爵接口说道，“我也正是这样劝告他的。你们瞧，”他又补充道，“刚刚度过的这个早晨，我觉得乏味到了极点。”

“您忙什么呢？”阿尔贝问道，“看样子，是在整理您的文件吧？”

“整理我的文件，谢天谢地，不是！我的文件一向井井有条，既然我根本就没有：我是在整理卡瓦尔坎蒂先生的文件。”

“卡瓦尔坎蒂先生？”博尚问道。

“对呀！”莫尔塞夫接口答道，“您怎么还不知道，正是伯爵荐举的一个青年啊？”

“不然，此话应说清楚，”基督山则回答，“我不荐举任何人，更谈不上卡瓦尔坎蒂先生了。”

“他还将我取而代之，迎娶丹格拉尔小姐，”阿尔贝勉颜一笑，继续说道，“我亲爱的博尚，您完全可以猜得出来，这件失意事，给我的打击多么残酷。”

“什么！卡瓦尔坎蒂要娶丹格拉尔小姐？”博尚问道。

“这还用问！您是刚从天边回来的呀？”基督山则说道，“您，一位大记者，传播女神^①的丈夫！全巴黎都只议论这件事。”

“伯爵，这桩婚事，是您促成的吗？”博尚问道。

“我？哎！住声，新闻传播先生，这种事可不能乱说！我！仁慈的上帝！促成一桩婚事？不，您还不了解我；恰恰相反，我是极力反对的，拒绝出面去求亲。”

“唔！这我理解，”博尚说道，“是碍于我们的朋友阿尔贝的面子吧？”

“碍于我的面子，”年轻人说道，“唉！老实说，不对！伯爵在此，可以为我讲句公道话，证明情况正相反，我一直请求他帮着打消这个计划，幸而还真的破除了。伯爵推说我应当感谢他；那好吧，我就像古人那样，供奉一尊无名神牌^②吧。”

“请听我说，”基督山说道，“这事我实在不卖力气，结果同那位岳父和那个年轻人的关系都冷淡了，唯独欧仁妮小姐对我还保持热情的态度，只因我看她内心深处并无结婚的意愿，而她看我也不打算劝她放弃宝贵的自由。”

“您是说这桩婚事很快就要办啦？”

“唔！上帝啊！对呀，我怎么说也无济于事，我不了解那个青年，可人家就是认定他富有，出身名门，然而在我看来，这类事无非是人云亦云。我苦口婆心，再三告诫丹格拉尔先生，可是他被那个卢卡人迷住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把我认为一个更严重的情况透露给他：那青年幼小时给人掉了包，被吉卜塞人拐走，或者让家庭教师给带丢了，情况我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知道，他父亲十多年没有找见他；在那十年的流浪生活中，他究竟干过什么，只有天晓得。可是，这些话都等于白说。他们还委托我给上校写信，把证明文件要来，这不全在这里了。我还得把这些文件给他们送

① 传播女神是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女性面孔，吹着大喇叭，她有100只眼睛、100张口、100只耳朵，探听并传播各种消息。

② 原文为拉丁文。

去,不过事后我要洗洗手,就像彼拉多^①那样。”

“那么达米利小姐呢,”博尚问道,“您夺走她的学生,她会给您看什么脸色呢?”

“哎!我还真不大清楚;她很可能去意大利了。丹格拉尔夫人对我谈过她,求我给一些剧院经理写推荐信;于是,我就给瓦勒剧院经理写了封便函,只因他欠我的人情。对了,阿尔贝,您这是怎么啦?怎么愁眉苦脸的,莫非不知不觉中,您居然爱上了丹格拉尔小姐?”

“据我所知没有。”阿尔贝回答,并苦笑一下。

博尚开始欣赏绘画。

“不管怎么说,”基督山接着说道,“您不在正常状态。喏,说说看,您到底怎么啦?”

“我偏头痛。”阿尔贝答道。

“那好吧,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又说道,“果真如此,我倒有个万灵药方,正好推荐给您,我每次不舒服,一用就治好。”

“什么药方?”年轻人问道。

“出游。”

“真的吗?”阿尔贝问道。

“真的。对了,近来我心烦得要命,正想走一走。您看,我们一道去游玩好吗?”

“您,心烦,伯爵!”博尚说道,“所为何事呢?”

“好家伙!您说得倒轻巧;要是在贵府上进行预审案子,您看愿意吗!”

“预审案子!什么案子?”

“唉!还不是德·维尔福先生立的案子,调查跑到我这儿杀人的那个宝贝凶手,据说,那家伙是个强盗,是从苦役犯监狱逃出来的。”

^① 彼拉多,据《圣经·新约》记载,他是罗马帝国犹太的总督,迫于祭司和长老们的压力,判处了耶稣;但他当即洗手,对人说罪不在他。

“唔！是有这事儿，”博尚说道，“我看了报上登载的消息。那个卡德鲁斯是什么人啊？”

“就是……好像是个普罗旺斯人。德·维尔福先生当年在马赛，听人说起过他，丹格拉尔先生也记得同他见过面。因此，检察官先生对此案十分上心，据说，就连警察总监也高度重视，真是叫我不胜感激：就这两周来，凡是在巴黎和郊区能抓住的盗匪，会打发到我这儿，说他们没准儿就是杀害卡德鲁斯先生的凶手，照此下去。再过三个月，在法兰西这个美丽的王国，就没有一个窃贼，没有一个杀人凶手不对我这宅第布局了如指掌。于是我果断决定，就把这整座宅院让给他们吧，我本人干脆远走高飞，避得越远越好。同我一道走吧，子爵，我愿意带上您。”

“非常乐意。”

“那么，一言为定？”

“对，请问去什么地方？”

“我对您说过，那地方空气新鲜，那地方万籁俱寂，不管多么心高气傲的人，一到那个地方，就会感到自己又卑微，又渺小。有人说我颇像奥古斯都，是宇宙的主宰，这话我并不以为然，我还是喜欢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

“您到底是去什么地方？”

“去海上，子爵，大海上。要知道，我是水手，从小就抱在年迈海神的怀里，偎在安菲特律特^①的胸脯上；我那时嬉戏，不是扯着前者的绿斗篷，就是拉着后者的蓝衣裙。我爱大海，就像别人爱情妇，不见面的时间一长，我就非常想念。”

“那就去吧，伯爵，去吧！”

“去海上？”

“对。”

“您接受啦？”

① 安菲特律特，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神，海神波塞冬的妻子。

“接受了。”

“那好，子爵，今天傍晚，我这庭院里会停一辆旅行车，由四匹驿马驾驶，座位像床一样，可以躺下。博尚先生，那辆车足可以坐四个人，您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吗？我也带上您！”

“多谢，我刚从海上回来。”

“怎么，您从海上归来？”

“对，或者大致如此。我刚去了一趟博罗梅群岛^①。”

“那有什么关系，一道走吧。”阿尔贝说道。

“不行，亲爱的莫尔塞夫，您应当明白，既然我谢绝，就表明这事不可能。况且，”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我留在巴黎很重要，哪怕是为了守着报馆。”

“啊！您真是个好朋友，出色的朋友，”阿尔贝说道，“您这么做有道理，看着吧，守着吧，博尚，您要设法找出那个揭露此事的仇人。”

阿尔贝与博尚就此分手：二人那最后一下的紧紧握手，不能当外人面所表达的所有意思，就尽在这不言中了。

“博尚真是个出色的青年！”等报人走后，基督山说道，“对不对呀，阿尔贝？”

“唔！对，一个正派人，我可以向您担保；正因为如此，我从心底里喜欢他。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二人了，虽然我无所谓，但还是要问一问：我们去什么地方？”

“去诺曼底，如果您愿意的话。”

“好极了。我们那是完全到了乡村，对不对？根本没有社交活动，也没有邻居？”

“我们面对的，只有跑路的马、打猎的狗、一只打渔船。”

“我需要的正是这些。我去告诉母亲一声，回来就听从您的安排。”

“可是，”基督山问道，“家里会准许您吗？”

^① 博罗梅群岛，位于意大利北部大湖中风景美丽的四个岛屿。

“准许什么?”

“去诺曼底啊。”

“准许我? 难道我没有这种自由?”

“您独自一人有这种自由,随便去哪里,这我知道,既然您跑到意大利,同我邂逅相遇。”

“那还有什么说的?”

“如果同一个人称德·基督山伯爵的人出游,能行吗?”

“您的记忆力可真差,伯爵。”

“何出此言?”

“我不是对您讲过,家母对您很有好感吗?”

“女人变化无常,弗朗索瓦一世就这么说过;莎士比亚也说:女人是水中浪花。这两人,一个是伟大的国君,一个是伟大的诗人,他们都了解女人。”

“对,女人;但是,家母绝非泛泛的女人,而是一个非凡女人。”

“贵国语言的微妙之处,一个可怜的外国人不可能完全领会,您能否宽谅一二?”

“我是想说,家母在感情方面极为吝啬,但是一旦给予,就永远不变了。”

“哦! 真的呀,”基督山叹了口气,说道,“您认为她赏面子给我不是完全的冷漠,而是别种情感喽?”

“听我说! 我对您讲过,现在再重复一遍,”莫尔塞夫又说道,“您一定是个卓尔不群、超凡入圣的人。”

“嗯!”

“对,因为家母不由自主地受您影响,我不是说产生好奇,而是产生了兴趣。她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谈论您。”

“她就对您说,千万提防这个曼弗雷德吧?”

“正相反,她对我说:‘莫尔塞夫,我相信伯爵天性高尚,你要尽量让他喜爱你。’”

基督山扭头看别处，叹了一口气。

“哦！真的吗？”他说道。

“因此，您应当明白，”阿尔贝接着说道，“与您同行，她非但不会反对，还会由衷地赞成，既然这符合她每天对我的叮嘱。”

“那就去吧，”基督山说道，“傍晚见。您要五点钟到这里，我们要在午夜或者凌晨一点钟，赶到那地方。”

“什么！赶到特雷波尔？……”

“赶到特雷波尔，或者那附近。”

“您只用八小时，就赶完将近二百公里的路程^①？”

“花的时间还是多了点儿。”基督山说道。

“毫无疑问，您的确是个创造奇迹的人。您这速度，不仅能超过火车，这倒不算太难，尤其是在法国，而且比发快报还快。”

“眼下，我们总还得花上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因此务请准时。”

“请放宽心，从现在到动身这段时间，我除了准备行装，就没有别的事了。”

“那就五点见？”

“五点见。”

阿尔贝告辞离去，基督山也含笑冲对方点了点头，然后他走了一会神儿，仿佛陷入沉思。终于，他抬手抹了一把额头，就好像要驱走一种梦幻似的，他走过去敲了两下小钟。

听见基督山敲的两下钟声，贝尔图齐奥立刻走进来。

“贝尔图齐奥师傅，”他说道，“原打算明后天动身，现在我决定，今天傍晚就去诺曼底。从现在至五点钟，您还有充裕的时间，要通知第一站的马夫。德·莫尔塞夫先生与我同行。去吧！”

贝尔图齐奥领命而去，派出一名仆人飞骑赶往蓬图瓦兹，通知旅行车

^① 原文为 48 法里，合 192 公里。译文为方便读者理解，折合成公里表示。

将于六点整驶到。蓬图瓦兹的马夫也派人飞报下一站,就这样一站通报一站,六小时之后,沿途各站都接到了通知。

动身之前,伯爵上楼到海蒂房间,对他说他要出远门,去什么地方,并将整个宅子交给她管理。

阿尔贝准时来了。开头一段旅途颇为沉闷,但是马车疾驰的速度,很快传给了躯体,让人豁然开朗了。莫尔塞夫绝没有想到,马车能如此风驰电掣。

“说起来,”基督山说道,“你们的驿车,每小时只行驶八公里,还有一条不准超车的愚蠢规定,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前面一辆车同意方能超车,设使前面一辆车的车夫是个倔头或者有病,那么他就有权挡住一长串车辆,让那些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旅客也只好蜗行牛步。我出行就用自己的车夫、自家马匹,对不对呀,阿里?”

伯爵说着,就从车窗探出头,轻快地吆喝了一声,几匹马顿时就像长了翅膀,不是奔跑,而是飞行了。马车好似一阵滚雷,飞驰在铺石的官道上;行人无不回头张望这颗携着火花掠过去的彗星。阿里重复着主人的那声吆喝,他微笑着,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拉住汗水打湿的缰绳,驱赶着漂亮的鬃毛迎风飞舞的几匹骏马,阿里,这个沙漠之子,此刻又回到自己的领域,他那张黝黑的面孔,那两只火热的眼睛,以及那身雪白的斗篷——那副形象,在他掀起的飞扬的尘土中,活似西蒙风^①的精灵和飓风之神。

“这种快感,”莫尔塞夫说道,“我还没有领略过,这是速度带来的快感。”

他额头上最后几抹乌云消散了,仿佛被劈面的疾风吹走了。

“好家伙,这样的马,您是从哪里弄来的?”阿尔贝问道,“大概是您专门培养出来的吧?”

“一点不错,”伯爵答道,“六年前在匈牙利,我发现一匹名种马,以奔

^① 西蒙风,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热带干热风。

跑的速度著称。我买了下来，记不得花了多少钱，是贝尔图齐奥付的款。当年由它配种，就生下了三十二匹小马驹。今天晚上我们陆续看到的马匹，就是这位父亲的全部后代，都长得一模一样，全身油黑，没有一点杂毛。唯独额头有一颗白星，只因要挑选骠马，同这匹特优种马相交，就像给帕夏选妃子一样。”

“真令人叫绝！……不过，您说说看，伯爵，您养这么多马匹，究竟有什么用呢？”

“您这不看到了，我用来旅行啊。”

“可是，您不会总旅行吧？”

“等以后我用不着了，贝尔图齐奥就把它卖掉，他说怎么也能净赚四五万法郎。”

“可是，欧洲的君主，哪一位也没有这么富有，买得起您这些马匹。”

“那他就卖给东方随便一个大臣，那位大臣会倒空他的钱箱，买下这些骏马，然后再命人用棍子击打他那些百姓的脚板，直到把他的钱箱重新装满。”

“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伯爵，您想听听吗？”

“说吧。”

“就个人而言，在欧洲除了您，恐怕就数贝尔图齐奥先生最富有了。”

“哎！这您可就错了，子爵。我可以肯定，您就是翻遍贝尔图齐奥的口袋，也找不出十苏钱来。”

“怎么会这样呢？”年轻人问道，“贝尔图齐奥先生，难道是个怪人吗？哦！我亲爱的伯爵，不要把事情说得太玄了，那我就不会相信了，这话我可说在前头。”

“我从来不讲玄乎的话，阿尔贝，只有数字和道理。这么着，您听听这个二难推理：总管必偷，但是，总管为什么要偷呢？”

“哎！依我看，那是天性使然，”阿尔贝说道，“当总管的，能偷就偷。”

“不然，此言差矣：总管想偷，是因为要养活妻子儿女，是因为他和家人欲望大得出奇；总管想偷，尤其是因为他没有把握，怕被主人辞掉，就为

自己准备后手。而贝尔图齐奥先生就不同了，他在世上孑然一身，他用多少钱，只管从我的钱袋往外掏，无需向我报账；他也确信一辈子不会离开我。”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管家了。”

“您陷入一种循环论证里了，在可能性的圈子里打转转。”

“唉！不然，我讲的全是确定无疑的情况。一个好仆人，对我来说，就是我对他有生杀大权的人。”

“那么，您对贝尔图齐奥有生杀大权吗？”

阿尔贝问道。

“有。”伯爵冷冷地回答。

有些词语好似一扇铁门，能将谈话封死。伯爵这声“有”，就是一个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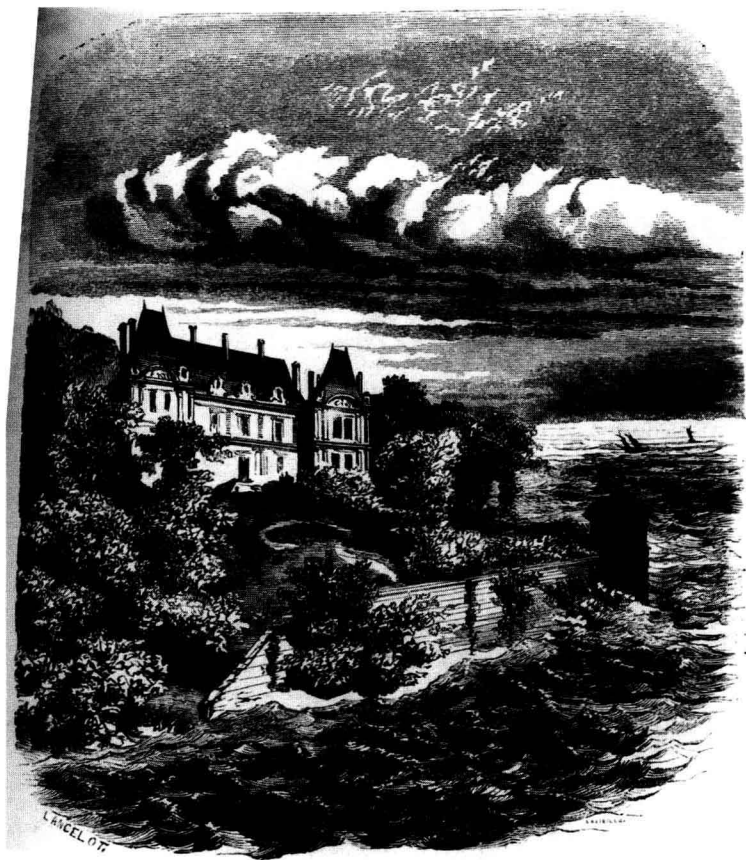
余下的里程，也是以同样的高速跑完。三十二匹马，分成八组，在八小时跑了一百九十二公里。

马车深夜抵达一座美丽的园子的门前。铁栅门已经打开，看门人站在那里等候，他是接到了最后一站马夫的通知。

这时正是凌晨两点半。莫尔塞夫由仆人带进他的套房，他看到洗澡水烧好，夜宵也摆上了。旅途中，坐在后座的仆人侍候他，而坐在前面的巴蒂斯坦则听候伯爵的差遣。

阿尔贝洗完澡，吃了夜宵，便上床睡觉，一夜伴随着忧伤的浪涛声。早晨一起床，他就径直走到窗口，打开落地窗，来到小阳台上，眼前便是大海，一望无垠，身后则是美丽的园子，连接一片树林。

在一片可现的港湾里，水面上荡漾着一艘精巧的双桅帆船，船身狭长，桅杆很高，顶端挂着的一面旗帜上绣有基督山的纹章图案：湛蓝的大海中矗立一座金山，山顶立着一个直纹的红色十字架，这一图案既可以表示他的名字的联想的骷髅地，一座小山因我们的主受难而变得比金山还珍贵。一个可耻的十字架因染了圣血而变得神圣，同时也暗示一种经受



眼前便是大海，一望无垠，身后则是美丽的园子。

苦难与再生的个人回忆，即此人深埋在黑夜中的神秘的经历。附近村庄的好些渔船，停泊在那艘双桅帆船的周围，恰似恭顺的臣民等待女王的命令。

基督山无论到什么地方，哪怕仅仅逗留两天，生活起居也按照最高标准安排，舒适到极点；这里也不例外，人一入住，就感到生活十分方便。

阿尔贝在他套间的前厅，看到两支长枪以及打猎的全套用具。楼下



附近村庄的好些渔船，停泊在那艘双桅帆船周围。

有一间小屋顶棚特别高，里面陈列英国人发明的各种精巧的渔具；英国人有耐心和闲暇，成为钓鱼的高手，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新巧器具，尚不为因循守旧的法国渔民所采纳。

一整天就是在这类活动中度过的；而且基督山样样精通：在园中打了十余只野鸡，又在溪流中钓到同样数量的鳟鱼。晚餐摆在面对大海的亭子里，饭后又移到藏书室喝茶。

这种生活,对基督山如同游戏,阿尔贝却不堪其劳累,到了第三天的傍晚,他坐在窗前就睡着,而伯爵正同他请的建筑师一起,研究他打算在宅院里建造暖房的设计图。这时,忽听一匹奔马踏着石子路的急速嗒嗒声响,年轻人被惊醒,他抬头向窗外张望,不禁大吃一惊,看到自己的跟班进了院子,他这次旅行,怕过分打扰基督山,就没有带上这名贴身仆人。

“弗洛朗丹来啦!”他嚷了一声,随即从扶手椅跳起来,“是我母亲得病了吗?”

说着,他就冲向门口。

基督山的目光跟随他,见他上前招呼还气喘吁吁的仆人。那仆人从口袋里掏出封好的纸包,里面包着一份报纸和一封信。

“是谁写来的信?”阿尔贝急忙问道。

“是博尚先生。”弗洛朗丹回答。

“那就是博尚派您来的啦?”

“是的,先生。他派人叫我去见他,当面给了我足够的旅费,让我租驿马火速赶到这里,还让我保证中途绝不停歇,直到面见先生;我骑马一口气跑了十五个钟头。”

阿尔贝双手颤抖着拆开信,刚看几行就惊叫一声,又一把抓起报纸,浑身明显地抖动。

他突然两眼发黑,双腿也发软了,一时站立不稳,似乎要跌倒,幸而扶住弗洛朗丹伸出去搀他的胳膊。

“可怜的年轻人!”基督山喃喃地说道,他讲这句怜悯的话声音极低,连他自己都难以听见,“上辈作的孽,难道就注定要报应到第三代、第四代子孙身上吗?”

这工夫,阿尔贝重又打起精神,他接着往下看报,还一边甩着被汗水打湿贴在头皮上的长发,最后将信和报纸揉成一团。

“弗洛朗丹,”他问道,“您这匹马,还能跑回巴黎吗?”

“这是驿站的一匹小弩马,腿还受伤了。”

“噢!我的上帝!您离开的时候,家里怎么样?”